



— 七曜文库

宮部美幸

MIYABE MIYUKI

あやし

怪





—— 七曜文库 ——

宫部美幸

MIYABE MIYUKI

AYASHI by Miyuki Miyabe
Copyright © Miyuki Miyabe, 2000,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sawa Office,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62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怪 / (日) 宫部美幸著；于婧译。— 长春：吉林
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12

(七曜文库)

ISBN 978-7-5534-0624-4

I. ①怪… II. ①宫… ②于…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8040号

怪

作 者	[日]宫部美幸
译 者	于 婧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顾学云 李瑞玲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75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shanyue.com/
邮 箱	j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534-0624-4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于
婧
译

怪

怪

Contents

2 2 1	1 9 9	1 7 1	1 4 1	1 0 3	0 7 9	0 5 3	0 3 1	0 0 1
蜾蠃	灰神乐	时雨鬼	女首	安达家的鬼	梅花雨	被褥房间	影牢	居眠心中



居眠心中

居眠り心中……

享保^①初期，江戸城在一年半内接连出了四起俗称“手巾殉情”的自杀事件。^②

为了即便跳入水中也不分开，四起事件的男女二人都无一例外地用手巾绑住双方的手。其中的三对男女都顺利地死掉了，唯独最后一起，两人飞身跃入水中之时，手巾松开了。男方本能地划水扑腾，最终获救。幸存的男子很是懊悔，心想要是不用流行的手巾，而按照殉情的规矩用女式整幅腰带把手绑起来的话，恐怕就不会独活着丢人现眼了。据说当时营救他的人听了无不流泪。

所谓“流行的手巾”，是当时一家位于日本桥通油町的染色棉手巾批发店做的，除他家之外无处可卖。前三起殉情事件用的都是这个。批发店的本业应是批发，不该亲自负责染色制作之事。不过，据说这家店的店主是个时髦人物，平常偶尔会做一些在花色上颇下工夫的手巾，以便在中元节和年末时送给老客户。就是说，这手巾本来不过是兴趣使然之物，

① 享保（1716—1736）是日本江戸中期的年号。

② 为保留日文韵味，译稿特沿用了原文题目。“居眠”与“心中”在日文分指“打盹儿”和“殉情”之意。

不料竟然广受好评。店主心想说不定能赚钱,就把它拿出来卖,热销的盛况大出意料,就连他本人都很惊讶。

世上的成功必有理由。这手巾就好在设计不错。它的新颖之处在于“物语图案”,也就是把《源氏物语》、《伊势物语》和御伽草子^①等名著的场景画成图,印到手巾上。不过,要想做一条精致清爽的手巾,最好还是选用恋爱物语的场景,最受追捧的当然非《源氏物语》莫属。在上述四起殉情事件中,男女二人用来互相捆住手腕的,都是这种源氏物语图案的手巾。

前三起遂了心愿的殉情事件中的手巾,图案的素材分别取自《若紫》《浮舟》和《明石》^②。唯独第四起事件中用的手巾图案来自《夕颜》^③——葫芦花搭配“片轮车”^④,这图案看上去就让人感觉冷冷清清,仿佛真会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人。

当时,日本社会严禁殉情,虽说第四起以未遂告终,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政府也不得不重视起来。虽未实施旨在紧缩经济的改革^⑤,但政府还是指责店家不该在本来属于实用物品的手巾上装饰不必要的图案,更不该大肆倾销,勾引殉情男女之心。最后,批发店的老板被流放孤岛,财产也被悉数没收,因为这个沉痛的打击,此店在老板这一代就倒闭了。可以说,他为自己的兴趣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① 指在日本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完成的带有插图的短篇故事,广义也指中世小说。

② 依次是《源氏物语》第五卷、第五十一卷和第十三卷的卷名。

③ 《源氏物语》第四卷的卷名。

④ 日本传统图案,车轮在波浪间翻滚。“片轮”是残缺不全之意。

⑤ 指江户时期三大改革之一的“享保改革”(1716—1745),由德川幕府的第8任将军德川吉宗推行,主要目的是挽救将要崩溃的财政。

世人不久就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印有物语图案的手巾只在同行间窃窃私语地被讨论。这既是一则提醒人们从商之本为何的训示故事，又是一则述说染色手巾这一工艺品的风雅之处的逸闻趣事，很多店主和老板娘都对此事津津乐道，这也不无稀奇。

话说，时值文化四年（1807年）——

“大黑屋是一家对下人要求严格的店，所以很辛苦。不过，严格到最后反而轻松。毕竟，要是能在那里做下来的话，以后到任何地方都没问题。俗话说，年轻的时候要主动吃苦，真是没错。想要快乐地生活，捷径就是认真工作。记住，可别忘了。”

把银次送到位于通濂户物町的棉花批发店大黑屋的时候，万年屋的老板微微向右歪着光溜溜的圆脑袋，用一种奇怪而语重心长的语调说了这番话。银次觉得这是在指桑骂槐地说他哥哥。老板帮自己的哥哥介绍过好几家店，可他每次都干不长，最后落到了无业游民的地步，如今都不知道在哪里，干什么。银次听了很心酸。

万年屋是一家位于大伝马町一丁目的佣工介绍所，虽说只有老板一人经营，但长期以来向大伝马町一带，甚至室町、宝町、骏河町、日本桥通町等地的多家棉花批发店输送了不少下人，很有信用。说这位老板坏话的人，就算拨开沿河生长的茂密的芦苇仔细寻找，也不会找到。

银次的妈妈年轻时也求这位老板介绍过工作，后来在帮佣的地方碰到了银次的父亲，并与他成了家，随后陆陆续续生了六个孩子。如今她为了把孩子们挨个送去帮佣，又来老板了。银次听妈妈说，她再见老板的时候吃了一惊，虽说隔了十五年，可老板一点儿也没有变，简直像个妖精。

大哥几年前在万年屋的安排下去了位于大伝马町的柏屋，前些时候终于当上了二掌柜，很被器重。二哥确如刚才所说，混得落魄不堪，把大哥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声誉全都抵消掉了。要不是凭着万年屋老板的信用，银次差点儿连帮佣的地方都找不到了。

银次今年十四岁，在男孩里排行老三，下面还有两个妹妹，最小的是个弟弟。弟弟还小，可妹妹们也都到了去替人家看孩子或做女佣的年纪。为了不妨碍她们将来的饭碗，银次必须鼓足士气大干一番。他年龄不大，决心不小，可老是被人在后面追着屁股千叮万嘱咐“认真干活”，心气也锐减一半。

也许是这个原因，他在实际做了下人以后，才觉得根本用不着瞎担心、生闷气或空欢喜。他觉得干活极有意思，心情顿时轻松不少。确实，大黑屋是个啰唆又严格的店，根本不把刚来的学徒或小伙计当人看，就连银次的名字到现在还没记住，每天只是追着他四处干活。然而，这是每个下人都要受到的理所当然的待遇。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工作，直到累得骨头发软。不过，他心里倒很平静。

以前，大哥借着休假回家的时候，曾絮絮叨叨地跟银次说，在他帮佣的那家店，老资格的下人总是旁若无人地耀武扬威，年长的二掌柜总是恶狠狠地欺负新来的伙计。他不是被克扣饭菜，就是被推进茅坑，要不就是被他们用被子裹起来拳打脚踢。银次听了大哥的话，觉得大伝马町的棉花批发店根本就是监狱。可是，这些事却从来没在大黑屋的银次身上发生过。万年屋的老板果然没撒谎。“严格到最后反而轻松”这话真有道理。

大黑屋的老板夫妇双双四十有余，总是在店里麻利地上上下下指挥。他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周到细致，这也是这家店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万年屋的老板曾说过，大黑屋之所以经营得好是因为老板掌舵，银次想起这话也若有所思地表示赞同。

老店主十年前就隐退了，如今住在位于向岛的别墅里，钓钓鱼、写写俳谐^①，过着文人雅士的闲趣生活。银次一般没机会见到这位老店主。不过，某年天气还不稳定的早春时节，老店主因患感冒卧床不起，差事也就突然多起来。最多的时候，要在通濑户物町和向岛之间跑三个来回。多半是把东西或信送过去，然后取了再送回来。这些工作自然都落到了还是半拉子下人的愚笨小学徒身上。若被吩咐跑着去，他们会真的跑到向岛。银次也因常去向岛，见到了老店主。他是一位个

① 带滑稽趣味的和歌。

头不高的瘦老头，也许是生病的缘故，他脸色青黑，眼皮莫名其妙地肿着。因此后来银次才意识到，他患的也许不是感冒，而是更为严重的疾病。

大黑屋有位继承人，他就是老板夫妇的独子，年方二十，名叫藤一郎。据说他生于藤花怒放之时，小时候眉清目秀得好像人偶一般。虽说现在已长大成人，可仍旧是位名副其实的年轻美男子，常惹得日本桥通町附近的年轻姑娘哇哇乱叫。

这位年轻少爷藤一郎，小时候备受向岛的老店主疼爱，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掉了，现在也是老店主最喜欢的人。一听说老店主生病卧床，他总是频繁地去向岛给病人鼓劲。常被派去向岛的银次也常与少爷同行。

也许出身好的年轻人都这样。藤一郎稳重大方、温文尔雅，觉得对任何事都怯生生的银次很可怜，因此待他极亲。也许是银次拼命跑着当差的样子招人喜欢吧。后来，就算没什么差事，少爷去向岛时也总爱带上银次，下雨天让他撑伞，走夜路则让他提灯笼。这么一来，管银次的二掌柜们就开始有意无意地刁难他了。银次本人并不觉得自己尤其受少爷器重，说实话有时还觉得这种荣幸反倒是累赘。不过，想要赶走喜欢自己的人，比逃脱仇恨、虐待自己的人还要难。没办法，每每被少爷叫了，银次只能硬着头皮跟去。

跟少爷一起去的时候，总能碰到年轻姑娘跟他们打招呼——“啊，你好”，大多是在对方上学、购物、拜佛回来的路上，银次起初是这么认为的。不过，这种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

这位小姐不是前天刚碰到过的那位吗？对了，之前已经在这儿见过了——次数一多，银次也察觉这是早就设计好的邂逅，对方知道少爷经常去向岛，才在必经之路上埋伏着等他。

银次虽是个孩子，到底也是男的，为此很羡慕被女人追着满世界跑的少爷。少爷出身于有钱人家，不仅长相好看，还无须受苦，自己却不得不早早地离家辛苦劳作。他明白人不能选择出身的道理，可对照着比较一番，他觉得自己似乎能理解二哥误入歧途、成了不务正业之人的原因了。

话说刚过端午，他们照例去病人那里问安，不料在向岛的别墅里，老店主和少爷竟言辞激烈地争吵起来。他们说的好像是买卖上的事，老店主扯着沙哑的嗓子说什么“狂妄，早呢，还得十年”。说得很难听，把偷听的银次吓得大吃一惊。

陪少爷去别墅并不意味着银次可以偷懒，他在这里一样忙得团团转。在别墅负责贴身伺候老店主的女佣和男仆们，早就迫不及待地等着从通濑户物町来的银次了，一见到他就让他不停干这干那。这大概是店里发来的命令吧。

这天，他先提了水，劈了柴，然后因为后院的矮竹疯长得走了形，又被派去砍树。他被迫握着柴刀进了树丛，一边忍受着飞虫的叮咬，一边不熟练地挥舞着柴刀，忽然听到客厅的吵架声。经过大致就是这样。

少爷说着手巾如何如何。银次听了觉得奇怪，因为大黑屋从未做过手巾的买卖。就在少爷继续说染色如此这般的时候，被老店主一声严厉的“住口”喝住了。

“你究竟是被谁灌了迷药？总之，那件事最后的结局如何，你听说了吗？”

老店主情绪激动地大声喊道。

“知道，那家店垮了。不过，这与我说的无关。没收财产毕竟是因为改革……”

“不，不，不是这样。”老店主急切地抢过话题，“记住，听好了，他们最大的过错就是——勾走了殉情男女的魂儿！这才是不对之处，在商业上是最忌讳的。”

“这种说法，太荒谬了吧。”

少爷毫不示弱。

“殉情的时候用物语图案的染色手巾，这是使用之人的自由。错的并不是制造者。商人的想法，不就是生产能卖出去的东西吗？”

“可是，批发店的本业不是做东西。弄错这点的话，可就了不得了！”

银次专心地偷听他们的对话，直到传来女佣绕过后院走近的脚步声。因为不见矮竹摇晃也不见它倒下，女佣怀疑银次在偷懒，才打算来治他。银次急忙挥起柴刀，四周顿时响起沙沙的声音，客厅的对话也听不清楚了。

那天回去的路上，少爷显得很不高兴。在春日西斜的阳光下，银次缩头缩脑地默默跟在少爷后面。端午^①明明已过，

① 日本的五月五日又称“男孩节”，这一天有在庭院悬挂鲤鱼旗、庆祝男孩长大的传统。

他看到远处的杂树林背阴处还挂着一对鲤鱼旗，不禁感伤落寞。他想安慰少爷，可不知从何说起，又觉得说什么也说到点儿上。

从那以后，少爷便不再去向岛了，与那儿一下子疏远起来。银次从女佣闲话的只言片语中得知，老店主不断让少爷去，可少爷不想去。那次的争执果真留下如此深的怨恨了吗——他忍不住想。

不用陪少爷出行，银次又回到了以往忙碌的学徒生活中。入梅，出梅，夏日的太阳开始毒辣辣地照起来，银次的名字还是没被记住，不过挨骂的次数明显减少。只要流汗干活，就能看到难缠的掌柜脸上也会露出淡淡笑容。银次在梦里见到，说过“想要快乐地生活，捷径就是认真工作”的万年屋老板在心中暗喜。

说话间，来到了七月末。

有人来给少爷提亲了。

提亲的事儿以前也不少，多如潮涌，这次好像是正式订下来了。大黑屋突然染上一种沸腾似的快活气氛。

对象是位于小石川伝通院前的味噌批发店的女儿，芳龄十六，名叫阿夏。这家人是大黑屋的老板娘的亲戚，两家关系密切，老板娘从阿夏垫尿布的时候就对她了如指掌。女佣们私下聊天的时候，有一半人都说这下婆婆和儿媳该不会争吵了。

这事来得突然，银次后来听说，这是按照向岛的老店主的希望安排的。老店主已经来日无多了，他真切地希望看到可爱的孙子娶媳妇，成为顶天立地的男人，若能赶得上，还想看看曾孙子的模样。

听了老店主的想法，大黑屋的老板夫妇也觉得有道理，何况邻近的姑娘们都被少爷惹得心花怒放，如果不早日让他成家，一旦捅了娄子可就麻烦了。他们想，与其从那些疯丫头里找一个当媳妇，不如娶背景和脾性都知根知底的亲戚家的女儿，让模样长得跟古装玩偶般的两人成婚，才是明智之举。

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此事一经提出，就进展得极为顺利。少爷被逼无奈，但好像也没有异议地接受了。银次早就不用跟少爷一同出门了，平常也无须到少爷跟前走动，可听了那些老资格的下人和女佣交头接耳的闲话，银次觉得少爷很幸福，也就放心了。他甚至心思凝重地想，少爷肯定对在向岛的别墅吵架一事后悔呢，他是为了让老店主高兴，才甘愿接受了这门亲事。

银次想，少爷以前对自己那么好，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件喜事。他们这些下人想要有些作为、成为店里的基石，恐怕还要等少爷做了老板吧。现在就当修炼吧，虽然不足之处还很多，可一定要忠诚地为东家效力——想到这儿，银次觉得自己好像成熟了几分，不免高兴起来。

然而，事情又有变故。

八月过半，两家把婚事大体谈拢了，剩下只等安排明年